眉叟記言 別二

書牘 一二三

共二十

記言別集卷之五

書牘一

答李生棣大來

前言不盡思欲相見發之來喻適至甚善甚善天地生物之理賦於物而爲性主於身而爲心感於物卽爲情故其未發謂之性其已發謂之情心管動靜之機其體用之德神明不測其用與天地參矣而心之所感物欲易遷至於情勝盪蕩而人欲肆行天理息亡

與鄭東巖 公翊

濂溪論太極明道論性伊川論學皆有以發聖人之奧而橫渠作證頑明理一而分殊於是乎蓋天地之教盡矣然學者之着力在晦菴敬齋箴南塘夙興夜寐箴退溪曰二箴要在勉日用崇敬畏文翁請以此受用可謂善學

答許沃汝

吾聞聖人之言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州里行乎哉吉哉言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盡己則行乎以實則人信之未有盡己不信而人信者也忠實之謂

篤嚴畏之謂敬篤厚則不偷恭敬則不侮未有己不侮而人侮者也忠信則德修篤敬則誠立故謹其行者先謹乎言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可以入道可以與學者言也勉之

又

君子有行道而博施者有獨行而自守者然獨行者亦不以忘世為心流遁决絶者隱淪之行君子不為其行有命其藏有義行則行止則止成德者能之不可易言也

毀譽之來雖自外至自反而直則君子不動自反而不直則君子懼焉皆在自勉何有喜怒之私也

人品不同量有大小然君子之量無窮隨學而長極則聖人之量也

和者易流嚴者易離故禮以和爲貴樂以節爲貴動作云爲不失其正立於禮也敬者主一之名其心主一無適動亦定靜亦定此工夫第一義也

又

仁如天地之春生貫於四時春生夏長秋實冬藏皆生物之理在人心為慈愛惻隱之本如羞惡辭讓是非其本皆惻隱之感也

來書云情而後鑿非也情勝則鑿約其情合於中道則天理也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則大而天地位萬物育之妙在此不善豈情之本也

心體本虛其理則實感通無窮皆實理虛者實之體實者虛之用

誠者實理故曰不誠無物實理無物不止其感通流行皆誠也敬者所以存誠也

思慮亂時不敬何以定也敬者主一之事主一則思慮自靜

語其體則仁為孝悌之本語其用則孝悌為仁之事古人行仁必自孝悌始此學之所先也未有孝悌不足而能為學者也

讀書所以明理又多識前言往行皆學問之益也為學勿使頃刻間斷積學之久庶幾有進妄意躐等助長欲速之弊不可不知

失學循習之累非禮不去老人徒說古人之書無實見實得亦以老人為戒

答李之濂養而

頃年因鄭君嘗讀高賢論學一書義理之精造詣之深蓋已得其大略矣善乎踐履實者其言約而詳其見大者其行益謙近來流俗之弊貌言動作之外無他長遂以為儒者之學當如此務誇矜自高爭相短長未知聖人所謂明善誠身之學果何事也僕嘗獨推賢者之文詳盡要約無一言浮誇流泛之弊僕心不忘每對學者言未嘗不推許而又亹亹不已今親蒙惠書意至厚也以僕之畀陋何以得此深謝深謝好學

之篤求道之勤誠有以起人者矣益用敬嘆但
許人太過如僕者反不自安僕少時嘗從長者
亦得聞古人餘教初心本不欲汩沒至此材智
庸下中年多病不能自力以至頹惰今又年老
矣精力消亡其心益茅塞徒軀殼塊然可笑更
何有過實之稱不近不似有如是哉咄咄慙愧
願高賢更勿為此訾惠規警使老死者幸而得
正而斃焉甚大望也春夏來闔家癘疫獨避病
窮谷與人來往久絕忽然如有逃世之趣無由
獲接佳範慕用而已別紙所示略陳淺見須擇

之不宣

答朴國子[二]

家禮大小宗圖註宗子只得立嫡雖庶長立不得按禮說庶長庶子之長庶子不得立嫡衆子妾子同無嫡子則立庶子或次嫡或妾子皆可傳重故皆同號而言之所謂世子之同母弟親弟皆嫡妻所出無疑親弟亦是次嫡云則次嫡之次亦可知嫡庶之分三代之禮也以第二長者以親則父子以所出則嫡妻又旣立嫡則為正體傳重無疑前答已盡

上從兄議國恤私喪之禮

從兄前月遞恩山到京城來書有國恤未卒哭有私喪者不得行練祥之語故有此議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有過時而不除也君之喪除服而後殷祭禮也陳氏集說曰此適子主祭而居官者之禮也若庶子居官服君喪而適子在家則當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之禮後世禮道壞缺君臣之服

既不如古唯父母之喪有官者亦去官終三年
之制如未沒喪而遭君喪則其除私喪之節無
論有官無官皆如集說所云耶雜記曰父母之
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同宮則雖臣妾葬
而後祭喪服傳曰有死於同宮則三月不舉祭
蓋國君之服嚴於私喪通國之喪不下於同宮
大喪未葬敢行私喪練祥之祭未安而竊思之
禮國君之喪七日國中男女服衰民爲國君齊
衰三月凡無官者皆古之所謂庶民又大夫士
去君未絶者亦齊衰三月君服雖嚴三月則輕

私喪雖屈至慟爲重故其除之也禮有所得伸者且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君喪未葬而服三月者其服已除君喪無服之後親喪不除無義二祥之祭固不係君喪未葬已葬亦明矣今律令士族之服於古之所謂齊衰三月者已重而較之踈衰則又輕其義則未仕者之服也然以古禮則牴牾先儒之論必有考據而窮鄕無所得書又平日孤陋不得博通師友之論至於今日恐得罪於知禮者

附答書

問及除喪一節所論極是三復歎賞但五禮儀國喪未葬公私祭祀一切停廢故退陶先生答或人之問國喪未卒哭前不舉盛祭云此似據以為證前日因便略通所見君其記得否金丈集嘗持斬衰未沒喪而遭 仁穆大妃之喪退行祥事於卒哭之後蓋遵沙溪公平日所定之論云金丈承 召方在都下自言如此故士夫之在服中多依此而行之吾意國制君喪之服前銜與士子既無異同則其私喪變除之節亦無異同而照之言

禮則牴牾如此然五禮儀爲東方時王之制禮似不可違沙溪公之論蓋亦有見於此如何如何

又上從兄

承論時王之制禮旣不可違而君喪之服無官者與前有官者旣無異同其私喪變除之節亦無異同云云固是也先輩旣爲之定論且有行之者固無可疑然於心終不能無感也不得不求畢其說耳戴記曾子問大夫之祭鼎俎旣陳籩豆旣設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三年之喪同

宮齊衰大功皆廢士甲緦不祭於所祭者無服則祭註曰祭大夫宗廟之祭也五禮儀喪廢祭之文及退陶之言盖亦如此也喪固不舉祭禮也然喪祭不言如輯說適子主祭而行親喪之禮則父母死葬而未及虞有國君之喪當祭固不得行禮而廢不當七月五月不舉虞也禮有不報虞文而禮經殘缺不得攷其詳也必七月不舉虞則卒哭練祥皆然然則輯說何以謂之依時而除也盖喪之祭也其禮則有殺天子諸侯五祀之祭既殯而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

而已大夫齋衰之祭也亦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以此推之凡喪殺之節可知喪服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禮則有時而殺喪則有不可過者禮文不備常患其不得於禮苟知之不欲過於制也如何

又答書

論及禮節講求之意詳盡甚善輯說所謂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也者乃練祥之謂焉古禮畿內之民爲君齊衰三月所謂練祥若在三月之內則不知其何以處之也以服

則三月輕而以義則君服重此亦在所熟講
而察理未明不得的當之說以服則三月之
齊衰猶輕於三年况非齊衰而只爲之素服
乎至若小記期而祭禮也除喪道也註曰祭
乃孝子因時而伸其思親之禮也除喪乃生
者隨時隆殺之道也祭與練雖並舉而祭非
爲練而設也此言祭與練各有義雖不可渾
而同之亦不可二而貳之曾子問君之喪服
除而後殷祭禮也註殷盛也以其禮大故曰
殷也以此見之則二祥之祭似不可以殺節

而行之也但所謂君喪之服之云皆謂大夫及有官者而言之而更考五禮儀無所謂卒哭前廢祭之文大典亦不言私家之禁祭不知其廢祭之說何所據而誤人之聽也如此退陶文集亦無由得考其詳也洛中之士練祥之祭亦或有不從沙溪之論而依時行之者但私意國制前衛之人無論資級之高下所服之服與士子無異則是前衛與士子同服也士子既與前衛同服則其處君之喪亦無異同於前衛而況此祥祭之期適在國恤三月

之內准以古禮則毋論其齊衰之在身與不
在身而猶是國恤服衰之人也且以大夫之
適子曾有代如似非草萊凡庶之比此亦可
議否且退陶卒哭前上墓之禮皆不得行之
之云恐非泛然之論如何
一退陶先生之論卒哭前忌日之祭亦不當
舉只得略設以伸其追慕之誠而已云
一五禮儀婦人之服白布大袖長裙頭帶卒
哭而除准此則所祭亦有服
一大祥之祭如不得行則依退陶說以忌日

之禮略設似可

從兄歸嶺外付書議祥祔之禮

殤兒之虞卒哭祔祭之後越月行單祥而撤几筵似乎得禮否抑行祥之後仍行祔禮於入廟之時亦禮之變通處乎深量仍便示之

還答

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不同時除喪齊衰以下一祭而除之几筵當撤祔祭當在卒哭之後然不得已則練而祔亦禮也然此則旣在除喪之後禮節差變如何

答宗伯

中殿服制今不從服則當如當初唐錬練後似無淺淡之制禮經但言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毋有服聲聞焉不舉樂而已不言服色 中殿方有斬衰之喪練後常御之服似非所疑如何

答金顯卿喪禮節目之失

來問有行禮之家喪三年不撤靈牀以為於禮無撤牀之文此不然既夕禮既殯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反哭之後不言反設如初周禮

天子之喪玉鎮大寶皆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廞樂器筍簴衣服弓矢及葬藏之又及葬內豎執褻器以從魂車又不言反亦如之檀弓曰未葬用生者之禮既葬而神之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以此求之固得其可不可盡矣

禮為父母妻長子禫父在為母降為期亦禫古者惟嫡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其為命士則禫前日論此禮恨不詳并追及之

答林戡叔

自 中明以來治化既隆賢儒輩出文學浸盛嶺南始有五賢廟其後增祠者七而又鄉賢處士之廟或比邑相望閭巷窮僻莫不有學於是風俗彬彬有禮義近來世道壞士不師古各私其論忠實之行衰慕名之風起妄議前人不公不正以為某賢於某某不賢於某某有某行賢某友於某某為道高某學於某其學有傳皆可為後世師爭事俎豆以相誇或官貴則祀之族大則祀之私立名譽排訐隨之趨向相悖父子異趣前古之尊賢尚德之風後來不變轉成私

儻乖亂至此風俗既敗禍亂從生傳記所戒稽之禮經古昔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故凡有道有德者使敎焉死則祭於瞽宗凡立學則釋采其次鄉人祭於社凡祭先有德者所以使斯人修禮義敦忠睦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其有朋黨相阿祗冒神約者古者其罔訓異後世祀道漸廣有憐其死則祀之不忘其愛則祀之如伍子胥介之推皆有祠後來益多祭皆不在先聖先師之列先王報功索祭至

於鄉表啜禽獸皆得報饗而況先古之爲教於後世者宜以時修擧報禮以篤風教黜禁流俗違禮妄祀則治人報神之道俱得而爭詐之風亦少止矣

與睦進士

穆以無似猥荷枉辱感愧殊深禮有功則祀之有德於民則祀之有大義則祀之姜仁憲之偉績盛業徐掌令之高節求之古典宜皆有報食之禮又如李文忠公事一時諸公所親接而其功德惠澤見聞尤詳文字之述不必以其人知

不知而論也穆以平日門下之私固不敢干預於諸賢議論之末而況主張文字之事乎恐諸賢未之思也但泛言之書院之名恐不合當先生之稱又不如稱謚之得宜自古名人亡者事業不同而追報有禮稽之古事有沒而祭於社者有立祠而享之者庠序之禮求先聖先師而釋菜焉雖古今異制禮則如此事前人之禮不可不謹言及酬酢恐負相問之意略陳愚陋猥悚無已餘已盡於前日面論不宣

答淳昌諸生問目

古事立濂溪祠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傳道之
次固然又立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
翁祠通榜曰五賢云以靖節為首則世代之次
可知冲庵河西祭之一行意非偶然而一廟之
内東西分享禮節苟且愚意不如以世代為次
我東都西嶽廟弘儒侯大發翰文昌侯亦無分
享之事祭之一廟世代亦重

答李棘人思讓益之

喪問居喪之禮不舉節目某事可疑某事難便
不得一一具答喪大記諸書各記其大略父母

之喪居倚廬不塗食粥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旣葬疏食水飲柱楣塗廬不於顯者練而食菜果居堊室不羣立不旅行不與人吊焉又曰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朞而練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禮以制節苴衰不補墳墓不培旣殯雖有朝夕之哭然在廬思至則哭旣練哀至則哭此人情之實也孝子之志也居喪祭祀之節出朱子語類及大全在別紙穆近有嶺南行當歷吊廬所又當相對面論所疑不宣

問喪三年不祭 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

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以古禮不行恐不得

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

答今按此語非謂只可行三二分但既不得盡如古則喪祭亦皆當存古耳

又答

謹詳問目所云祫祭乃吉祭也別無他儀取見家禮時祭條何如其祝辭嘏辭告利成受胙等儀具載家禮更不別告合櫝之禮當在大祥之

日奉神主入于祀堂時大祥之後既撤几筵朔望更無別奉神主行奠之禮從先世神主并行於祠堂而主人以禫服行事大祥後時享謂之吉祭非別祭之名也

答子翻

今大祥之祭當用三年後忌日祭之禮而祭神辭神皆有哭來年二月雖無禫名不可無祭祝板以長子名書之以終二十七月之禮也祭禮同然後心制罷矣

答孫恦

昨日汝弟告歸而禫事祝文多容損益不覺兒追
後書送維年月日長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人
某郡某氏禮有所屈情則未伸謹守心制以畢
加隆之報二十七月盡矣永慕終天

答從子翊

今二元書爲逝者悲感倍增次兒爲葬事治行將
送兩馬皆病改圖他馬亦不入手至今遲滯聞
葬日已迫死別已矣痛哭何言明器儀禮禮記
皆有之古者用芻靈後來刻木入用之朱子家
禮葬用下帳之文可見吾家自先世皆用之以

吾所及知祖考妣之葬已用之壬申丁亥考妣之葬癸巳亡妻之葬亦皆用之今秋仲父母遷葬舊用下帳形樣猶在亦古事可知吾意則以必用已定問於我故及之耳主櫝亂後義城時所造粗劣故改之棄櫝固宜之今聯為養父用此不可以故不送此意言之可也汝兄弟還來喪人則吾遲速雖葬後當下去哭於葬處也此時相見痛哭更無所言

盧生思齊問目

今舍兄發引非卜山即幽之禮也將歸 忠原

舊庄殯于舊家而下山然後又有發引之禮其時當有遷柩之告祖遣之祝即今欲行祖遣之奠至於遣奠祝辭即幽宅之語似不可用敢此仰質

既還城中祠堂亦在城中則忠州雖舊庄城中既爲本家朝廟祖遣之禮似不可不行

又問目

伏承城中既爲本家朝廟祖遣之禮似不可不行之教此由於問目之未瑩而然也今發引時奉家廟挈家眷一時大歸則朝廟之禮

當行於下鄉後卜山即幽之日也即今難處者遷柩之告祖遣之奠今廢後行以未安今行後廢亦涉欠闕前後俱行近於煩禮至於遣奠徃即幽宅之語用於何時耶

今聞祠堂并奉行則几筵告遷一節而已祖遣之奠當在即幽之日今廢後行似無未安之事徃即幽宅之語今還徙之行決不可用也

又問曰

且骨肉之喪在殯則廢家廟之祀禮也遭此舍兄之喪先人墓祀似不可行而方在母喪

三年之內朝夕祭奠不可廢行至於墓祀獨
不可廢也欲行母親墓祀則先人墓山同在
一山之內一行一廢亦似未妥未知何以處
之

葬前廢祭禮也墓與廟其祭一也與几筵設奠
不同更問博於禮者何如

又問目

既終母喪新主隮祔祠堂則未過禫祭之前
朔朝茶禮與晨謁之禮以白衣冠行於祠堂
耶東俗既無墨衰之制則三年之內不入祠

堂不主祀事既祥之後遇忌祀者以禫服入
廟主祀亦無未安耶
答祥事已過孝子追慕無窮何可為言問及祥
後一二節目昏耄不知所以為答淺見祥祭旣
畢新主入于祠堂几筵已撤喪禮畢矣喪人自
處亦與衰服時不同晨參忌祭入廟皆無未安
之義當以禫服行事禫祭前日夕入廟告卜日
無易服之文以此推之如何國俗禫服用白笠
白帶無黲巾黲帶之制白笠白帶入廟行事未
安則從禮制雖異俗何害亦可參量

權生聖中問目

就禀歲朝既迫丘汀親忌謹放退陶先生喪祭答問有國恤卒哭前士大夫於其私家忌祭墓祭略設之文而今之俗有行之者有不行者未知所適從玆敢仰質

答手札遠來如相對良晤况有情饋已多謝不容喻國恤廢祭還今雖無禁令寒岡當戊申大喪廢祭而行禮之家練祥二祭亦退行於卒哭之後略設亦未安僕家則忌祭墓祭皆停廢以待卒哭矣未知如何

問國恤廢祭既聞命矣以退陶寒岡西厓三先生答問而觀之則退陶先生之意墓祭忌祭似不可廢而時祭則卒哭前忌當停廢寒岡西厓兩先生之意大中小祀並令停廢而忌日則略具暫設無妨云何說近是歟

惠書遠來感慰多矣老人經苦寒後尤衰敗寢食不如前矣示及之意别書諸篇文字以答以此自擇善矣先賢答問如此何敢自是也然愚意則如此

禮記曾子問曰天子禘嘗郊社五祀之祭簠簋

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皆廢又曰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
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君薨
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
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禘嘗之祭無既殯而祭之文自啓至于反哭奉
帥天子則葬後無祭可知
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
行事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

成禮者幾孔子曰九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
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
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
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
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曰將祭大祥小祥之
祭也
國之大喪臣庶之通喪亦不可以私家同宮異
宮論也
喪禮先王之制畿內之民齊衰三月時王之制
無論卿大夫士庶民皆三年之制均也此與古

禮異練祥之禮古今不同矣墓祭忌日之祭非

三代之禮後世義起者也私家忌日之祭憲令

國舅之家自太常例給祭物山所之祭亦或有

澆奠備給之特恩者事體之大亦不下於時祭

大喪未卒哭墓祭祠堂之祭未安略設一獻之

禮亦甚矣安奉先之禮亦不可以苟且爲禮情

禮未安之論亦非經傳之大義如何

答李生澤

前惠書悵無便還答常與李玄沆兄弟相對問

歸入手札又至感愧交并暮喪已畢又豈有几

筵上食之事於禮未安令奴婢當服三年者守塚以終三年似無感如何愚見如此更議於習於禮者還教幸其避寓無定居漂泊如亂離增多病奈何不宣

李進士益龜問目

人有葬親者灰隔蓋用石此孝子之心安室無窮之計於禮何如

答苟力之可及而無過僭之嫌用之何害易本義曰送死大事過於厚也然謂之厚葬則可也謂之符古禮則恐未也

問今有禮家執親之喪着布網巾行饋奠亦禮歟

答網巾非古制後來吉人便制今用布制作或好禮之家亦有用之者然愚意不用亦可也三代之制不以不斂髮爲失於禮也況凶禮尚質乎何如

問有官者被譴死於謫所夫徒配有限輕則一二年重不過三年地中之禮無窮其銘旌與題主不可書官主面與陷中一體書之耶

答葬時 恩命未下則書官未安題主一節尤

重凡喪在罪謫者其題主陷中主面旣皆以及
第書之後有追雪復官之事則題主當改陷中
則不改 此意極精微

答李生瀅

承問慰謝不已來問略具別紙禮經註疏欲一
一開陳而忙不書上大槩具在別紙此意亦示
西門李直長兄弟幸甚前有來問之意及之耳
日暮忙不一一

別紙

諸侯之禮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廢祭

一也五祀之祭當殯則既殯而祭當葬則既葬而祭有殺節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祖考之祭無既殯既葬乃祭之文大夫士家廟之祭亦不舉禮也墓祭非古禮自中古以來俗禮然祭則一也略設之論未免苟且祭祀不可以苟且爲禮寒岡先生家一從此禮士夫家皆則之禮記曾子問王制雜記皆可考鄙家則大小家廟之祀俗節上墓之禮皆不舉矣

南宮憶問目

問家禮冠禮章註有雙紒四䙆衫紒字何義

四褑衫其制何如或云三加之禮純用古禮難矣初加無幅巾則代用袍冠再加笠子三加儒巾似宜云此說何如

乃醮註云祭酒啐酒何謂祭何謂啐此註不言脯醢而見於冠禮圖此脯醢爲祭酒設歟

或云啐者小飲之謂也然否

陳冠服註所謂須掠何物歟

冠禮並禮之重者而時俗行之者鮮矣考之家禮節目疎略何以則不悖於古禮亦合於時宜歟

答紒結髻之紒四揆衽童子之服而其制無所考啐酒擧酒接口非飮也祭酒傾酒少許于地也醮禮陳設酒注盞盤則脯醢當設來示然矣

須帶制未知而盖收髮之物略如今之網巾本註口頭須帶小殮章註曰以布爲頭須帶掠斂髮毛者見丘氏家禮儀節則無疑矣禮物不備以笠子章甫代用之說行禮之家固有此議善於廢禮矣

問前禀冠禮禮物不備則以笠子章甫代用善於廢禮既聞命矣問解曰無幅巾則以程

冠爲初加笠子爲再加儒巾爲三加丘氏儀
節三加註今擬爲生員者用儒巾今行禮之
家必用深衣幅巾而再加儒巾三加紗帽或
云程叔子曰必須用時服今始加笠子再加
儒巾三加紗帽亦可於斯數者何說近是歟
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之有郊特牲無
大夫冠禮者此也童子無爵而古者用皮弁
爵弁皆朝服祭服温公用幞頭公服今用紗
帽亦公服無官者服有官者之服不害於義
歟

鄭玄謂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竊詳鄭意似為士之子雖未仕然亦得用此禮爾朱子曰士昏禮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以此推之則冠昏之用公服亦古矣然而家禮陳冠服註有官者公服無官者襴衫儀節三加註世未有既官而後冠者其幞頭公服不可用故擬代以時服今用紗帽公服未知何如

答冠禮溫公用幞頭公服朱子曰士昏禮以士而服大夫之服冠昏之用公服固古矣冠禮與

昏禮似無異同何如既謂之士則無有官無官之別欲從鄭說何如襴衫之制無所考何可用之用公服則幞頭善於紗帽矣

又

問深衣之制家禮兩襟相掩圖左襟三幅在外則右襟三幅在內也內外襟相掩恰如時服之制時服則內外襟俱有別幅刻其上續於領深衣之裳則十二幅外無別幅然則兩襟必相接而不相掩挽而掩之不過一幅而止不如家禮圖三幅在外之制何也

又考寒岡先生禮說深衣圖則方領不交於前前襟五幅見於外此與家禮左襟三幅之圖不同矣

寒岡蓋取白雲朱氏之說其說曰衽說文曰衿註交衽為襟爾雅衣皆為襟通作衿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濶內連衣為六幅下屬於裳玉藻曰深衣衽當旁王氏謂衿下施衿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於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衽之衣朱氏此說亦或近似矣

寒岡從此制則兩襟相掩四幅當在外而禮說圖五幅在外者何也方領之制朱氏說與家禮似無異同而禮說方領圖不合於家禮者何歟

先生前所制深衣從何制耶

答深衣之制前儒之論議甚多不能裁擇老儱前所製深衣一從朱子圖式袂之長及屈及肘與縫入一寸從禮記矣

又問裁衣法用布二幅布幅廣狹以一尺八寸爲則中摺前後爲四葉其在前兩葉每葉

長二尺六寸裁時從一邊修起除去四寸留一尺二寸漸漸斜脩至將近邊處不動比修起處留長四寸在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三寸亦從一邊修起除去一寸留一尺二寸漸漸斜脩至將近邊處不動比修起處留長一寸

按家禮衣身長二尺二寸今前加四寸後加一寸者裁法也不如此則兩襟相疊衣領交而下齊不齊歟布廣二尺二寸而以一尺八寸為則云者其餘四寸為裁入之剩歟

答深衣之制在家禮禮記矣老人取考者此也

又

問葬用玄纁家禮只言奉置柩旁而不言左右上下何也時俗或知上玄下纁而上下寘或謂左玄右纁而左右寘何者為是歟

葬用玄纁玄為陰纁為陽地道主陰故玄在右纁在左

問家禮卷首圖與本文有矛盾處丘瓊山以為非文公所作疑後人為之

愚伏謂家禮圖乃楊氏復所為沙溪以為神主圖式註有大德年號疑元末或大明人所

爲
通解喪服圖式衰制下云此圖係案先師朱
文公家禮纂出此楊氏復註也丘氏無乃以
此爲家禮圖疑楊氏作耶愚伏之說有見乎
此而沙溪云景仁此言出於何書云者何也
家禮神主圖註大德年間禁皇字今用顯字
可也然則只改皇字爲顯字而已豈有改作
圖式之人乎不可以此斷知其非朱子圖式
也果是楊氏所作或元人明人所爲則作者
必有序跋於其間而無此何也意者朱子晩

來所見益深家禮中年見失之書故圖式戊
於晩年而然歟圖與本文或相牴牾者何耶
答非朱子圖式則必有作者而未有聞焉其為
朱子圖式無疑矣

又

問 恭請大王獨無廟號此必有所以而後
生未聞古事此甚可疑到今追上廟號於義
何如

答 恭請無廟號老人亦無文字可徵但有遺
教少時傳聞而已此何可必信子孫宗爵亦三

世而止必有所以然

問魯有夫子廟始於何時或云孔子歿哀公命立祠祀之然否七十子之配食恐同時耶或追配於後世耶漢高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唐王勃作益州夫子廟碑有七十門人奉弘規而入室之語想七十子已配食於去古未遠之時矣豈不知公伯寮愬子路之失與夫申黨之爲申棖而不曾黜配乎漢儒之祀於學其功豈淺淺哉今也黜其不當黜陞其不當陞此何世變也

答稽之古典曰廟享不出國實沉遷于大夏寘
之世封於太原晉人皆祀之舜崩於蒼梧南疑
有舜廟鯀殛于羽山羽山有鯀廟稷周人享之
周有稷廟太公封於齊祭爽鳩氏季萴逢伯陵
蒲姑氏吳有太伯廟魯有孔子廟此豈後世之
所創立者也七十子之配食當以夫子碑為據
然不詳知申黨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有申黨無
申棖棖與黨一人之說書籍不備無可考
立廟祀享之古今先後不足言記曰議禮制祭
天子之職也世變至此聞來氣塞嘆息嘆息

又

問金沙溪疑禮問解廟有不遷之主則四龕外加設龕爲借其高祖當出安別室云然則若有不遷之主二位則高曾祖并出耶大典言始爲功臣者代雖盡不遷別立一室所謂別立一室者爲其奉安不遷之主也別立室以奉不遷之主則以高祖出安別室云者何義歟

沙溪又曰始爲功臣者爲不遷之主而其餘雖策勳當祧遷云然則不遷之位元無二三

歟
朱子論天子七廟之制宗者不在數中此為
禮之正法所謂宗者宗有德而百世不遷之
世室也以此推之則私廟不遷之位亦不在
祭三代四代之數中也明矣然則雖有不遷
之主其高祖不當出廟未知何如以周廟之
制言之后稷為始祖而文王武王俱為不遷
之位則不遷之主非一於此可見恐私家之
禮與帝王家不同歟
答古制七世五世之廟主各異廟世盡則毀右

功德之主八世六世不毁私家之制亦然雖至於五世六世祭祀不廢一堂之內增置龕室豈有犯僭之嫌問解之說好則好矣愚意則不然更思之

問有官者於墓祭用烏紗帽黑團領而沙溪家獨用紅袍品帶云 國家陵寢之祭服黑袍則私家有所未安耶紅袍乃朝士之常服非吉服也未知如何

答紅衣行祭不可

又

問 國恤祥日已迫當此變除之節負罪之人亦赴公門可乎哭除於他所而入見地主何如

答 國恤除喪之節與無故者同入邑庭未安在門外哭除如何欲見地主則此私禮也入見不妨於所住處望哭則不可

問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言父在為母期者乎凡為妻杖期無喪人則不練不禫乎亦練且禫乎今

仁敬王后之喪既行練將行禫乎

答喪服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妻爲夫亦禫慈母之喪無父亦禫　宗子母在爲妻禫　父在則適子爲妻不禫　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命士父子不同宮則禫　國恤既行練自上己釋服矣國制専未聞知

問遭母喪而改父葬則改葬緦服輕母喪齊衰重父葬破墓下棺時當變服緦耶仍服衰耶

答已在母喪改葬父則破墓下棺時當服緦

問子幼而喪其夫者其題主稱顯辟及其子

長成奉祭祝辭稱顯考則當改題主而或云母在不可改未知何如

答母在改題無未安之義

問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降服期除服之節不練不禫乎

答無練禫

問有一庶孽老無子其嫡兄憐之許以庶出子爲其後而未之呈禮曹也其養父死旣服喪養母死又服喪矣及其生母死一家之議以爲未經官則不得爲繼後今於母喪不當

降服又處長子之位使其弟主喪不可當服喪三年仍奉祀可也然則一人而奉兩家祀於義何如雖未經官旣服所後父母之喪則此乃繼後子也養父母生時以生父母之命爲其繼後子兩家父母俱歿之後動於一家之議反以本生母爲重則其所後父母生有子而死無子不亦可哀乎使其弟爲本生母奉祀則庶不負父母之命矣未知於禮何如

答承父命爲人後旣服喪則父子之倫已定矣今以經官爲重者此法典也然法有所屈倫不

可亂

問父在母喪過練祭當祥遭祖母喪葬後卜日行祥祭不行禫事既聞命矣朝夕上食及朔望奠葬前廢之歟

答朔望奠當廢上食亦未安

問問於白湖則以為祥禫則固可俟葬畢擇吉行之至若朝夕饋奠及朔望奠則今既成服不可不依常時設行盖朝夕朔望之奠只是孝子臨哭寄哀之節次非祭故也云云喪家聞此言更欲就正於先生前使門生敢此

煩瀆伏望回敎

答老人所見已盡於前告矣更問於知禮者擇之可也

答人問目

問人有母喪旣練而父又卒者禮有仍服母以期之文則十三月而祥無疑矣然祥後朝夕上食時所着之服何以爲之

答當服心喪之服

問人有葬前預爲發引者旣行祖遣之奠而到山下村舍累日成殯則上山前一日仍交

上食別設饌未知如何

答祖奠遣奠無再行之禮前一日上食時別設亦未知得禮

問卒哭明日而祔禮也而或有故不卽返虞仍留山下則祔祭何以爲之

答卒哭之明日以紙牓行祔祭得矣

答人問目

問廬墓非古禮漢唐以來未有居廬之名中或有廬墓者則表旌其閭由是廬墓或返魂之禮遂廢甚可歎也但末世禮法壞

返魂下家者多不致謹反不如廬墓之爲愈

答其心不謹雖廬墓恐亦不能致謹於廬墓也

問宗子成人而死則當爲立後而未及立後之前支子攝行祀事則祝文中攝之之意當書何處

退溪先生答寒岡問目有之矣曰宗子未立後已爲攝主之意當告於攝行之初祭其後則年月日下只當云攝祀事子某告云云矣

[redacted]

記言別集卷之五終

記言別集卷之六

書牘二

答人改葬之禮

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旣葬而除之不忍以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鄭玄曰緦終緦之月數王肅曰旣虞而除之改葬則神已在廟久矣何得爲虞禮宜從厚當如鄭氏

穀梁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下輕服也緬遠也

禮天子諸侯易服而改葬以其交於神明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故改葬之禮其服輕

改葬者告廟而後告墓啓墓而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

行葬不出主惟告祭出主於寢 出朱子語類

答人問目

問今有遷葬者破墓發引之後新山有變不得已姑爲權厝更爲求山卜葬之計而遷延未果緦月已盡除服之節如之何

答今之所謂權厝古之所謂殯也豈有親柩在

殯而遷爲吉服與平日同也

若改葬遲速未卜姑假地移葬不得已爲年月之計者與改葬同當三月而除也

答人問目

問有人身死而子幼不能將事又無强近之親則其妻當主祭歟

禮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有三年者死者之妻與子也妻不可爲主而子幼少又無近親故大功者爲主行練祥二祭朋友可爲之虞祔而已 出喪服小記

答李生自處之道

爲此人反復思之以此人遭此變故不幸甚矣以此累居此世誠難宜以負罪者自居不應舉不求仕不與人居處杜門自守使人之見之者莫不曰善然則不但掩前過而已必有令聞廣譽施於身此古人所謂愛人以德勉人以忠者也或不慎則是重過反害其身者也

答人問目

問出繼子遭所後父喪既成服又聞本生母喪則當別設哭位就哭位時仍着衰服乎

出哭後當還本喪次以待成服乎出在別設
哭位以待成服乎若仍在別設哭位以待成
服則其間亦常着衰服乎
此事未有考據意者就哭位時不得已脫去衰
服而就位自此至成服中間恐不可間間還着
衰服入前喪次之理須待成服還脫而入前次
矣然此亦斟酌而言須博問而處之
問家禮奔喪條云若未得行則為位不奠若
只設哭位而不為神位則哭位成服俱無依
向處奈何

為位不奠之位非獨指哭位也蓋設神位之謂也故註曰設椅子一枚以代柩左右前後設位哭如儀但不設奠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如儀云云

問服祖父母喪而赴舉者程子既非之則兄弟之喪同是朞服也冒哀赴舉於義未安而今有人已過大科會試後遭兄喪將不入殿試或謂堂有老親不可徑情而行為親赴試亦或一道耶

程子只云祖父母喪不云兄弟喪非遺忘也其

問必有差間故也但發試在成服前則似未安

答韓君德亮問目

韜藉從禮則當用考紫妣緋

主韜與趺方函此言是也

筐笥明器穆家嘗用之

臨壙掩壙二奠雖非古禮時王之制從之亦可也

發引時既行朝祖祖奠遣奠之禮墓下數日寓殯與行日設靈牀哭奠上食無異喪轝上山時但行朝奠有何關節

玄纁丈八尺一丈十尺

方相氏見於禮經今不用者流俗未變可嘆也
禮士用二翣非大夫四翣未安
摳衣從俗無妨 世俗多用純色爲摳衣
魂帛初虞後埋之墓後潔地可也三虞後奉魂
帛復往墓所禮節太煩愚意如此

答洪生小紙

長端洪秀才裕道來請見以其叔父死於喪
中將斂問其禮
當喪而死者其襲用不凶不吉之服此出於退
陶之論此禮不見於禮經而今士大夫家多行

之
衰服藏於外棺之內或好禮者行之而先儒不言不敢以為定禮以故衰仍為代喪者之服則非矣不可從也

與車滄洲雲輅書 乙亥

數百年来蔚然以文詞名世者不為不多而又其傑特者亦且不少世之論文者回者守所聞通者出新見各為題品爭說短長以為某為簡某為苦某為誇某為媚某過於某某不及於某評論取捨紛然嘵嘵至於吾滄洲公無一人容

一喙出一言摘一奇疵一瑕蹙然退讓議論不敢到譬如澗谿之淺者雖三尺童子猶可揭厲而涉也及夫入無窮之墟窺巨海之驚瀾無不心懼目駭惚然瞀亂迷失四方又安得窮畔崖而測其深哉某竊慕焉以為白首而讀古人書著文章日孜孜益勤其書滿架有以曜當世而光萬古者惟吾滄洲公一人而已聲名動一世而不能為世用拓落優遊適足以吟哦而自宣嗟夫屈原不逐離騷不作揚雄不窮太玄不傳凡卓犖非常之士自古其命愈窮而其名益不

枵彼取青紫享厚祿朝死而夕無名者豈可與同日道哉雷電之驚童子畏之白雪之和不入里耳文章之作又豈可與俗人言也如天地之感鬼神之用萬物之情國家之盛衰世道之汚隆咸寓於文而著焉故於明晦幽顯高深鉅細無不自得牢籠百態藏蓄萬變涵以養之泳以游之虎變龍見怫悅而感於是焉宣顧其自任宜如何哉又可以一時外物之來動心爲娛悲哉某齟齬拙於人事恒懷惕懼無所交揖與人相對言語愧縮獨其心傲不諂下不趨流俗妄

意自奮以為力學不怠古人可以幾及自信不回深棲窮山罕接事物不使耳目亂於所感動苦不息如詩書禮樂聖人垂世立教之文歷代治亂興壞之紀與夫傍流異端奇恠譎詭之論誦於口而究於心者積數十年于茲材稟卑下卒無所得與俗背馳秪益無味然而猶不知悔其心固滯可謂已甚時復自哂而已寡儔以来蓋無可語竊自念雖在百世之人猶可尚論而慕之某雖甚陋於吾滄洲 公幸及同時又慕恱之如此而不得一從乎下風竊甚歎且羞如一

遊於高山大澤名邑通都猶足以自廣而況得接乎奇偉博辨之風以求聞其所未聞者哉探奇討奧以發憤悱何異於聾者得聰瞽者得明悅豫於黼黻鍾鼓之間哉不敢以無禮求見長者謹以書為贄略陳愚陋謹再拜

與林使君

某以駑鈍生九歲始讀書勤苦十年始得其向方如虞夏以來群聖人之書發憤自力以為不學則已學則必得其蘊奧然後可以求其心而入其道孜孜矻矻夜以繼日專思獨究且數十

年矣當此之時不知飢寒之切身事物之來感悅然如佁如疑其勸若此而如易之化禮之節樂之和書之政詩之風春秋之義雖未敢遽謂得聖人之精微然於私心或不無獨知而有所自樂遭亂以來飢寒顛沛困頓流離謳吟道路閱諸海賬日域躡太白窮百川之源又於南方極維火之炳曜其遐怪非觀殆不可名狀天固驅之於絕域累千里憂愁感歎而廼有以激之耶竊自怪其窮至此而其志愈廣其言大肆而不為令人益可奮勵昔以孔子孟子之賢聖亦

勞於道路菜色陳蔡或失意於齊梁卒有立於世而太史公論古文二十年探禹穴窺九疑戹困鄒薛講業齊魯之墟盤齊百家繼春秋而自名某非敢自列於古人而其自處固不淺淺也某平生之文不為不多而艱關亂離此身僅存其文章十失八九其餘存率多少作雜以壞怪玩戲唯務富其詞不要簡約然心思精力之所寓有所扶樹道敎比之於世俗之文其淺深高下未必不為萬萬遼絕五六年來益知為文之不易發於心成於言書之於紙失之艱則惟失

之易則淺失之肆則蕩失之約則陋聖人之文固不敢論也子思孟子之後荀卿之縱恣揚雄之奇偉子長之魁傑昌黎之渾厚柳州之精緻老泉之傲東坡之妙皆極天地之感發造化之奥亦何可易言也然秦漢以來聖人之道不傳文學之徒馳騖雄詞以為道專在是求其道而不求其心望一言之幾乎道亦難矣此數子之文章皆失於六經而其弊如此後世之文又學數子而為之宜其去道愈遠也某不得於心未嘗敢強有論述為之亦必聚神凝思累日乃成

久則彌旬月矣及其成就也且復重易其稿久加刪改竊以為修之不得添一字約之不得減一字然後乃以示人然且不敢自信常自恨不得正於具眼者一評耳其言語其文章倘可以傳之後世而不疑則一生精力庶不委於虛誤矣

答學者

吾以無能徒以古文名世老來其文益簡與其輕重取捨無一字一句散漫比古論撰者之體法如此此可與知者言非俗輩耳目所悅也來

示云云果然有此說也凡記事之法詳其大而
略其小取其華而尤致志於其要故孔子紀不
言居家事親從兄之節其弟子傳顏淵不言孝
惟曾子閔子言之此皆舉其大而言之非孔子
顏淵之行不賢於曾子閔子也世俗之論不舉
細行則以爲沒其實而無稱稱大節則以爲衆
人所知尋常而不取豈不可笑如南冥者能大
言高行特立不顧不屈於萬乘之尊視富貴如
浮雲輕一世而傲前古其所取尚專在於秋霜
烈日壁立萬仞八字其志不爲不高而論其學

則一傳而得仁弘仁弘之術專用法家慘刻無恩言必稱春秋之義正其法則其子可以廢母之惡去人倫之重而不顧至於身被極刑而猶不覺悟至今其人隱然尊師其心竊謂曰南冥之傳法在此此當迸諸四裔不與同中國著也南冥之末弊至於如此然南冥者古之所謂高士若其人在世吾亦願見而一識其為人也然與之友則吾不為也龜巖古之賢大夫之知禮好古者也視二人則南冥高龜巖不高南冥奇龜巖不奇人情莫不好奇而慕高也然龜巖無

弊至於鯤變氏人品之高下又不同人非聖賢
安得無過其人峻絶致人訾謗不小然其心事
不苟既見稱於前輩吾亦嘗閱其詩知其出於
庸衆人遠矣所謂見絶於鶴峯者未知何事必
使此人而有當絶之惡子無乃鶴峯之太過耶
自南冥之絶龜巖仁弘之所以攻龜巖者造餙
辭說不近不似無所不至此衆人所知也其生
陷害良善意欲快矣鯤變氏以龜巖之子孫老
於晉之南境其生之困且辱可謂極矣得免與
禍敗相終亦幸也其訾毀萬端吾亦六七年來

已苦癸耳矣未知鶴峯見其過而絶之耶聞其過而絶之耶抑其所謂啓之者信耶不信耶皆未可知也己巳朋黨來是非晦塞久矣況仁弘者流之弊吾嘗目見之審矣何可勝言吾亞圭聞人之言未嘗不返思而自勉至於此獨未之專信而亦不以爲悔也若使鶴峯無此事而有此言此必有爲仁弘左袒者爲此言也

荅人論古文

鳥跡古文爲歷代文字之祖如龜龍麟鳳嘉禾卿雲司星之作當時識瑞而已皆不可用其可

尾者奇字大小二篆雜書露文科斗垂葉之體
皆因古文而小變中間鍾鼎文字字體充簡秦
時程邈作隸書古文遂廢自漢唐來歷千百年
唯倉石鼓會稽山碑其文皆已殘缺古初象物
取義之體訛誤既多惟陽冰玉筋文字至今用
之而鄙拙無足可觀而後來摸寫用工又甚於
畫手若使千古人見之當不嘅嗟歎且爲之發
笑也今辱求古文蒼頡篇近數千字其意甚善
但恨蒼頡古法傳於世者不備試書五十九行
爲累數百字視全文則多缺不可讀雖欲勉之

終爲未成之書不足傳後良爲可歎使人意怠愚意私取古人數家遺法各從聲韻爲一部古韻爲無缺得矣不宣

與柳馨遠德夫

嗟乎文翁在時爲求古文曰浪州柳君請之僕嘗因文翁久聞風聲如相見即許諾以僕衰懶久久不副文翁病中寄書曰遠人之托毋相忘也僕適有撰述之業未卒以此復之未久文翁死噫其死其言蓋不可忘思之良苦其哀悼之文亦屢言不一言悲恨可知今書爲飛魚躍無一不

截七字皆一張一字短紙書者抑戒上二章也對此尤令人愴懷僕性苦篤好倉頡古文無所售於世自知無用况楷書尤非所能也作帖非願也古文有落字改字皆去不用所費太半其餘以空紙歸何時願得一相見如見文翁也

與趙龍洲

頃因本府人嘗奉一書爲别仍略陳鄙陋吾子讀古書積行躍高第登顯仕負重望於世以直道累逐於朝志益堅道益潔嘗以一二嘲墨相又亂後追述魯連詩哭桐溪南方之人誦而悲之

之今又遠使絕國涉滄溟窮日域涉海道萬里海中多鯨鯢巨魚怪物神姦蠻夷其性桀黠為難化天之將使吾子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彰直道於蠻夷吾子勉之穆孫陋毛髮斑白汩沒彌甚南來作青鶴洞記新修嶺南樓記合浦月影臺記祭山碑自述詩竊謂頗甚用意恨不相對一發也天地八陽圖為蠻夷異書幸求見之遠思萬重一書二書皆此意也不宣

又

復書石文之譏某譏過矣警人不當如是耶辭

正義審使人大悟不然幾不免為樂誕好怪者
之錇口耳甚可懼也近閱亡兄遺錇得千春丈
行蹟其子壽漢錄其先人事要僕兄弟令論撰
其墓表欲不沒其善行僕時在海上不及見人
事忽已變改今追得之執書良為於悒此何可
曷也作墓表隨記願筆削還教幸甚不宣

又

頃者季弟之還備知起居幸甚以容艱薄奉慶
繼續荷此渥惠徒感幸無窮每想衙罷休暇吟
諷自宣可以　發何景慕無已僕寓居既深僻

又多病来益無事窓外餘地稍寛新栽數十竿脩竹坐卧常對清氣滿户令人自覺神爽骨寒毎於風雨中其聲尤可好然又不如烟朝月夕踈影依微佳趣益倍可謂植物之奇品管乎王徽之所謂一日不可無此君者也前書一承之教某亦豈無願見之思也但弃布之獲進不過添一食客於宮府刺史之下臨爲榮耀萬萬又况五馬之與款段前呵後擁之於單僮出入行李之難易便不便遠絶乎呵呵如此寔得不囍囍爲望乎不備

又

前夏嘗過聞韶從兄於書筵中出示吾兄手墨數紙某與吾兄相別幾十年況於征亂羈旅之際宛然顏面在此未及讀一過忽然悲喜交并某每竊想閑居無事獨專於古人之樂恨相去不邇無由追問緒餘近相從泗濱諸生謂龜巖李先生遺稿在子孫家而其子孫衰殘將泯泯無傳以追慕前賢之意欲鳩板開刊以爲傳後計願得當世之名能文者求序於卷首某竊思之於今之世行事卓然爲人所取信而又其文

章近古能言古人之道而可以傳後而不疑者捨吾兄而誰但其人彼謙無爲之請而顧無路攀緣某既此之言輒復以其意敢請幸勿辭讓爲事甚望別寫其詩文跡錄行狀共一卷并上不宣

又

自吾兄移去湖右消息益渺然稍落南鄙矣又豈有素所相信愛如吾兄者乎此懷可想知也秋初有過客傳令弟秀才君嘗到畿甸客死途中謂其年甚少且前未聞疾病遠途傳聞爲難

可信來久龍山徐上舍來始知其傳說不虛思其秀而可愛奄忽至此危慟惜無己想以友愛深至悲痛可知而又太夫人哭泣傷懷何以寬慰增切怛耳某以遠客又值歲飢久於此不可料且此時謾語蓋不好不知竟復淪落何地俱可歎秋間苦無聊因出海上頗窮極遠遊荒陬僻陋所歷覽不過浮屠詭誕絕域殊怪殆與太史遷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觀孔子之遺風異矣年前惠書并寄龜巖文集字深謝厚賜

又

春節已晩寒氣不解起居何如穆幸無他事繞屋樹林扶踈窓外時聞鵲唳令人意思自暢所賜多矣花開日陵山水之約聊以預期耳沖庵集五冊謹尊上石竹各種亦在封內播之庭畔此花連夏秋凌霜可愛本草主明目逐膀胱邪熱通小便破血塊立秋後收子葉可用靜中頤養萬福

與許羅州鈇

前者 陵下之拜如昨日而已經累月歲律窮

矣年老衰死之氣充覺催暮今李君遠向治下
必進拜當先問索居消息南窓日暖朝來益梅
一萼二萼始發此中閑興如此臨民過歲萬福

與崔士述

吾與君皆老矣自兵革後君連出外府吾流落
且千里二十年來人事變改衰落相同今吾從
宦客途君又遠宰關外過京城得一相見一合
一散忻悵來并今當送別俱以白首吾又多病
此夕臨別之感使人增恨

與洪舍人字遠

前者秀才君遠訪窮峽來致尊命辱求先先生遺卷序其孤陋安敢當此事極知僭猥而不但辱教勤懇又以平生尊慕之私義不可辭謹撰錄呈辭鄙意拙不知進退之如何耳某老倦人事益亡慕仰風聲無路幸承嘉誨瞻歎罔已

謝人饋蒲菊

珍果帶朝露滿器馨香雖甚病困不覺欲爲言之至未及入口賞玩無窮無以爲謝不宣

與人

千里之行枉道歷訪深荷眷眷至此嘆服高義

可比於古人辭别已逾旬月悵然之思倍於他
時皆老人之感也其地近北苦寒古塞外之域
風氣俗尚與内服不同循俗而治理順而民安
之此古人之治也漁戶之流亡不但漁戶四方
皆然前頭北路無事亦不可期此皆在思量中
如何耳老僕已作田里老農以畊鑿之暇幸四
方無事歌詠聖化以終年壽足矣而連有近侍
遠臨宣召不已既上罰備陳丘壑之願　上意
果以三代老老之禮許之則萬萬幸也時事日
艱人心難保此在持國柄者善為謀畫耳特此

而已老人餘日盡矣他何可言

與李判書欄徵

未審起居何如送行之後苦熱霖雨行李之苦不足言也未知去後消息何如老僕之故連及多人世路益險此後事實不可知言之奈何畏忌不相尋訪者警戒不言者亦被遠竄此天道耶還可笑也此時書札亦可怕何可一一

與姜晉州

近有人從治下來得聞為政大略使人忻然增慕悅之心萬萬自世道多亂人心安於苟簡習

於近利方伯牧守之治亦徒務簿書期會而已至於廉恥教化之方視爲迂濶而莫舉也又從以敗壞之者非止一二如此而人心何以不偷世道何以不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流弊已久上下相循人事世變卒至於此極而莫可收拾豈可勝歎今使親親長長之義幸以復明於壞墜紊亂之餘而始見於一州則夫孰不曰賢大夫之化也勉之勉之某客居海上瘴癘炎蒸沮洳不清風氣習尚俱不相熟思欲轉移山澤從得水清石白漁樵閒暇足以安頓此生雖不能

得之去此地則知不遠矣近又霪雨經月濕蟄彌甚沉痾轉痼血氣凋瘁容貌枯萎虛火日熾兩目眩花欲服清氣補血之劑而窮阨藥物無所可得自念贅疣於世居然無所為徒食食衣衣殆五十年支離而又欲無病後死強顏求藥苟非相愛不相棄情義所託誰肯動心顧念以為相恤意耶故不敢逢人開口待令公一發耳慹懼無已

與林安東覃

前旣奉一書開此懷矣夏來海濱益蒸鬱加以

霪雨彌月徒使遠咨譄多病素患昏眵一年來益
眩花尋常間忽不辨人貌顏色醫書遠志石菖
蒲其性能降火淸神開利聰明雖欲服之顧以
流落艱難無路可得望絶於治效已久以齟齬
許穆將於何開口乞哀乞言以求藥物於人人
也遠志於嶺南藉多於安東而今又幸而得親
愛望仁之路將使旣昏之視得不盲廢晩以卒
業其言語其文章萬一裨益於斯道斯人爲無
恨矣不宣

又

穆稽顙再拜萬萬意外忽有務安之訃得於傳
聞不知此信然耶初因何病疾遽至不祿耶恨
遠途傳聞不詳喪事出於某〻某口而轉人歸
待幾〻而至此大故耶竊想以天倫至愛遠離
經年卒以聞訃摧痛悲苦何以爲懷穆不孝頃
年旣嘗奔喪之慟頑不死滅苟存視息每聞人
千里之訃未嘗不魂喪魄墜驚不自定悲思自
倍常念十年前遭世大故扶老南遷轉客海上
窮困之途眷眷扶恤之義及人耳目孰不嗟嘆
爲義談今親沒之後益增悲抱情不自裁豈料

平生慕用之私遠爲隔世之悲也年過半百屈
指平生百感淒涼加以世事茫茫親愛日凋殘
骸餘喘前途漸迫撫躬相對言此懷者誰也謹
奉疏不具

與尹參議善道

前後竆厄之途絶域累千里月日合累千年容
貌憔悴鬚髮皓白直道在我竆亦不悔徒增志
士之感惋嗟嘆無已亦奈何此路茫茫人事日
難終不知所税駕也海濱風土不佳聞其地尤
甚益加將攝以保天年知有神明所勞一日康

寧一日天理尙明不宣

上白軒李相國景奭

伏惟台體起居萬福遠來渺然而戀德惠一不勝顒悵來時關路雪塞枉從南路還守職事今已旬有餘日北路移賑之粟沿海列邑發船分運又本府移賑之粟載運繼續而海路險惡未知畢運遲速是爲可慮而續得啓下事目朝廷蠲免子惠之意布諭坊曲莫不感激忻悅到此乃知人心保合實在此而無他古人所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者其此之謂耶外官之職一不過

遵守憲令奉行朝命而已 廟堂之嚴實主根本
之重是外方之日夜區區所仰望者也悚懼不
備

答從兄

通歲前後得兩道手墨所教習已分付而恨其
聽施者愚迷久無的快之舉今事已苟完其緒
矣茲又并得入京前後二書哀寂中所懷稍一
開矣封墓之役今纔始完而近北之鄉三月凍
氣未消役不易訖外邊則姑以事勢停役矣二
弟上京不及還還竊想相逢備淵北間事已盡矣

恩山之任이於意外에而家有紅歲之殯使之化
者不得所歸而作此遠行悲慟之緖益倍他時
節於之嚮徒為耳시之空言而以養暮之年又
念積傷之由則身氣之憊敗不足怪也此中憂
念深切千萬愼攝愼攝今往益頓劇之丸知以
萬不如意而事勢所迫使一出一處徒付不得
已而無可自由者如此哉奈何拜辭後如得來
省先隴冀企得一日叙抱而又有催赴之事則
亦不可望也然私所幸於一念者唐津流落家
事庶有顚昃之路可謂相感於幽明而增一鳴

唁姜掌令訃音正月間得一傳聞良用嘆愴今見來書始詳其月日吾輩俱衰白在世前期不過先後異耳但顧視茫然相識者日稀徒令後死者凄涼孤獨之感增多上任後即以喪葬事請由則喪行到此似在何時思緒萬萬掛一而已

與李抱川

消息甚阻孝履何似穆禎喘尚存去年奔哀之月忽迫數月哀慟彌深又何言也來教云云豈不如此穆本欲私撰耳目所覩及者以待能言

者採取此不過私心表白追慕之誠而已立言之論令人慙懼人微言賤固不敢論撰盛德大業自當傳信者之責徒恐得罪於後世也數十年來人事大變不幸吾二人皆至大故加以衰疾日至自料餘日不長須及此時撰出先狀穆雖甚惛憒以平日承事之心得一言二言助其闕遺固願之也屈指名人達者平昔出入於門下親承賜與又其言可以傳信於後代者顧當世無人然唯大學士一人庶幾可以問此事而彼亦不得固讓之矣殊恨不得面論

與李教官命著

靜中調攝何如卽見金秀才聞京州書院事極嘆不已此老人一家事嫌不可吾兄所知也合亭別立二事未嘗向人一開口而不知此言出於誰某耶嘆嘆頃者畧聞此端心怍亦終爲口實可笑餘竢遲遲一會晤不宣

答鄭高靈昌詩

頃年出境臨弔哀其千里行喪至誠願救此意一息尚存寧一日忘也孤哀等苟延喘息以奉饋奠亦莫非恩愛所及歲於千里之適問遺眷

眷及於窮峽益知相愛之意至此厚也辱教先
狀事殊令人猥越之至穆自大故以來尚有縷
命未絕而以嘗不得罪於左右更有不敢當之
敎乎念此人於世永棄已久其言固為一世人
所甚輕況能傳信於千萬世之後耶又舊老在
草土精力消耗視聽皆衰已不復為前日之為
人矣此後更及年月之外理不可必人事既如
此況文字之業乎數年之前精力猶在嘗自謂
穆雖甚愚嘗讀古人書粗識義利之分矣竊慕
誦盛德未嘗不感激泣下仰之如日月雖不及

門承事得列於門生執事之側而一念推嚮未必獨下於諸子之後此身未沒此心不衰故忘其僭猥願托文墨末業揄揚大賢光烈素所蓄積不幸身罹大故餘命可憐衰落如此加之忘業已荒亡矣雖欲萬萬努力茫如墮烟隨得隨忘如尋常對人酬話一語未半迷不成緒將何以勉遂初心仰塞厚望徒抱恨長終死不瞑目拊心隕涕功衰在身哀慟未除冒陳私情言出枝蔓慙懼慙懼

答尹龍潭

手札還答哀感無已近絶來往不知左右又哭殤喪可憐殤殀之命何益於其乍而徒傷父母之懷嘗讀歐陽子祭殤子文曰以一朝之愛遺作終身之慟其言若太過而使人情覆此境然後知其言出於情如此窮人所感良増嗚咽龍潭之任峽邑無事閒暇則有之官路微薄豈不為相愛者所咄嗟哉大喪在殯凡喪器之共皆出於列邑赴任甚急又行先於方伯之前枉路相訪不敢望矣只恨道路眇然哀寂中益用瞻悵眼病轉劇僅草依俙不能具禮哀悚

又

夏初遠信傳自城中今又令弟辛苦遠來獲奉手札窮寂中懷抱稍一開矣感激無已穆喘息尚延前日已經祥事三年不可再經而喪親漸遠無復追報之地徒增不孝之慟草土之中衰病濱死萬事荒亡況文字之業乎先狀之托不量淺陋敢當不敢當之責將得罪於四方後代是懼而願至意垂懇遠及千里此意何可違也當勉修廢業尚有精力一分可及則庶幾論撰盛德仍托不朽死無恨心願許以寬限任其成

就擇其可不可如何依惟鑑諒不宣

與首揆書 丁巳

廟堂方議通政中薦拔之事 上意非偶然而此事專在首揆所論薦果皆一時之所屬望而公議之所推重國人皆曰相國之知人薦人如此 殿下之倚任得人如此朝廷由此而益尊事體由此而益重人心悅服中外相賀或所論薦屬望不足公議不與而一朝薦擢論一人薦一人朝廷由此而益壞 上之所倚任不稱人心不服公議不快大臣將何辭以謝物議也如

老僕雖在大臣之後老悖昏耄乞骸求去者複何可言而前日會坐旣問及此事不可不復

與權留守大運時會

天時向熱伏問侍奉令體何如傾遡區區穆老賤人事蓋亡奈何前受先祝謹論撰畧完而有一二可疑處農家多事久不專稟甚懼適得農外餘奴謹上草本所疑者皆付標而又其他凡可改者亦須一一加點還教幸甚己丑主獄者狀中不言姓名而具著當時事則此亦野史欲必書其人未知如何

與權判書時會

承 教不覺憮然田野踈蹤不識事體有此悔咎陳疏之事不得不爲天下事自吾則善也嘗佩服也來書姑留之耳

又

夜來台體何如該曹有司給之物昨日疏上疏力辭令又連上辭疏期於准請此可以善爲措辭以感回 天聽耶不知所爲寧欲逃遁而不可得也

與權左相時會

老廢郊居者復敢干預朝廷大議耶不過一時
一言無所輕重太宰是何等薦望而老僕出城
之後有此詢及慙愧而赧勿以老僕爲拘大善
悚甚不宣

又

昨日乘昏歸自衿陽有下書在案驚謝萬萬自
出江郊城中消息稍左領邇乞切又有膝下之
憂尚未入差境耶近日事長嘆何言老僕歸計
已久尚此濡滯悵不早決旣身在郊外私便去
留何必預定遲速騎馬出門是行期世道大變

大監蹤跡亦甚孤危一二士論無所售於世也所勉者自守益堅無愧天下後世足矣有何計較於其間也江山㵎遠客思尤長昨日入冠岳登靈珠絶頂山石危險追思慄慄然比世路則猶爲坦途老耄發此戱劇只怕傍人竊知可呵不宣

又

即因京便得聞大監新遭冢婦之喪京鄕稍阻不知病患憂患而遽聞凶訃驚怛無已竊念喪人以少年弱質連遭大喪其氣支持可慮亦

何以爲心穆自七十来親愛骨肉之慼兄弟死
者四人兄弟之妻死者一人子婦孫婦死者三
人頃年末子又死今才經禫事少弱孤兒未成
人者數人對此悲苦如初孰謂人生長久之喜
也返而思之豈得人人盡年此老之常事以此
自寬耳大監白首之年亦安得免此慼也亦奈
何奈何不知所云深自寬抑以副區區之望不
宣

又

伏承台問感謝之至祭後幸無他恙而久旱之

餘雨微歎日有此大雨恒雨之憂可慮意外之言不覺可笑愚意大監自處之道如文彥博之於唐介大善忠厚之道不讓於古人如何閔爺之卜相尨不可知官位相近亦時望所屬此公外又有他人耶不然傅巖板築何可得也此人有此言曾所不料蓋直言之過也不宣

又

台體起居何如侍生感暑極重得歸化之順境不以爲慮耳朝者因人傳說徑聞所者　登對數語令人敬憚世道至此一言可擬泰山砥柱

明日有審理之事云病重不得進參末議而
上意出於閔旱憂民之至誠而或至於輕釋有
罪則豈不爲有罪者之幸也如何昏耄之思如
此病草不備

答金判書德遠

苦熱深峽路不辱遠臨復有手札惠問加惠徃
篇深眷至此無以報謝臺啓尚不停耶可嘆奈
何奈何先墓文略已構草久矣昏耄文字亦然
不合於至誠之托而以中草送呈都在取捨如
何耳且有可疑處付標以上一一還敎幸甚愚

得錄序慶源下文字固知支離而發於心者然
執古人文字亦或有不避支離者有之恕量何
如病卧僅草不宣

又

讀書令人起拜尼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者此也使百代之下知此時有此人有以起人
者多矣嘆服不已不宣

答權生珪德章

承手札之問萬萬意外眷眷至此無以為著況
有筆墨之惠左荷厚意還歸後思想無異萬旦

益用悵然圖書古篆眼疾方苦誤書改書一不得盡精此不可用也欲入石則當用蠟紙而今送白紙求各體摹移上石取法而已耶待覆益孫不宣

答李奉事麟徵

去國四首長安萬里親愛戀戀之思自倍他時此中得手札字字顏面喜感如何天涯消息杳然古今安有如此事耶人間大夢可謂險巇奈何不宣

與韓君五奎文瑞

半月相從日夜同處不可謂不穩而別來依悵如前不知情者果何物耶即者雪中眠食何似内助病患亦復如何此處之病比初稍減而宿痼已深痊效難期可悶前病錄更須商議還示甚望全書遺失處半卷傳書後即還奉石篆方作恨不十分精巧奈何奴子ヽ巨事入城奉草不宣

答韓上舍勣

三月金剛之遊正此時八十汩沒塵埃者向人大慙出山仍留海上幾時老人辛未歸得相對

訖與仙山無限勝趣大望不宣

記言別集卷之六終

記言別集卷之七

書牘三

與尹佐郎鐫希仲

暑雨中舟行往返孝履支保何如入秋後淫雨竟月竊念廬次卑濕以羸毀無餘何以自持憂戀無已卜山已得吉地耶愚意此事太泥流俗之弊實爲識者所深歎必不待賤言固已得其可不可審矣方術多門吉凶拘忌難可盡信又其言使禍福殃慶不歸於善惡甚可懼也病臥僅草手戰目視適昏不能具禮懇懼懇懼

又

意外得手札寂中如承良晤感慰何量老僕入今年來昏耄益甚自去前路不長奈何間六病支離至於捲入城中人事之困極矣加有鬼神之侵侮可謂命之窮矣可笑奈何待秋深有寒山之約每相對宋丈言言相問答此也况秋山漸好豈無一場良話是企方病昏亂草不成言珍重自愛不宣

與尹判書希仲

天寒漸緊江上起居何如疏書二本奉還語益

壯義益高天下之正氣不衰可賀憑意則竊恐之大勝之後人心无難數萬武人出身之後志望高大大弊可慮況建天下之大功自以為人入得富貴誰能禁之也今日之國勢如何人心如何竊恐本國先受其禍也大監雖欲後悔亦莫之及也須善終是望老人在垂死之生恐親見其難將何以為之日早呵陳不宣

答尹生爾厚 戩卿

承惠復書感慰實多所寄疏章二冊得見所疑處釋然大幸 山陵時有論山文字又可得見

耶一二紙傳書以示則文字措語尤抉活矣如何老人未死此文字出於老人手爲私幸

答權生聖中

尊書遠問慇懃深眷無以爲謝老人又不死又及新年世變無窮人事日亂不知所稅駕也奈何奈何不得相訪之嘆亦可感嘆深居無事陽阿日暖澗波溪答皆可以發興此尤故人思想處也侍奉萬安不宣

與李禮安頤寬

百里臨民何如江上之樂太白彼此各距二日

程道里相均山中一期會誠難得之佳佪亦不如意不過拘於俗吏之冗務可嘆可嘆麥秋已至荒政少緩栖栖無白客庶遂歸計但恨谿由萬瀑之願適值苦熱此計已左柰何

又

所謂驚人者何說所謂輕發者何事始逢之歲亦何也待惠臨叙話而罷大善掃榻以待

又

苦熱仕履何似老僕病益沉綿何不一問耶古詩曰多病故人踈左右於僕亦如此耶安得無

憾欲連劄期於必遂未知果感 天聽否也病
卧僅草不宣

與李執義碩寬

青門送别此生依悵長終柰何老僕出行之夕
宿道峯溪上坐盤石大書觀水二字北入夕還
至家山川草木皆是舊色此中所樂可知老無
事所勉者不負所學無慚愧此生亦為故人勉
之者也不宣

又

别日已久手札至宛然復相對也喜感俱矣前

者在城中未知何事而無一物不忙此心亦忙今此心得閒山川草木鳥獸皆閒事與物改易心亦隨變耶此人生大懼處他復何說也洪尹一丈亦怕此耶人之百年生世曾閒夢一過矣僕晚入藥事境界追思前日事良用自哂不欲向人說了欲向人噫亦不欲向人笑不如無言送餘日不宣

答鄭參判之虎子皮

遠惠手札感慰俱至老僕釋負有日來寓江上又値三春佳節隨處皆 天恩私喜無窮早出

不得歷訪爲恨多矣

與鄭參奉行百

某頓首邦國不幸良善云亡忠言直道不得復聞於世慟哭何言死生之别終不一言永訣慙負幽明人生九十居此世無日泉下相從亦如平日不可期摧痛无深今當臨壙孝子悲號思之无有不忍言者哀痛柰何罔極柰何謹奉狀不宣

答張生萬元

手札遠来如相對之喜慰不可言老人老甚已

迫相去千里此生相見望絶一息未絶一念耿
耿何時已也悵然悵然早寒山林蕭索情懷無
好懷珍重珍重不宣

答李佐郎鳳徵

荷惠書寂中驚喜何量示禪雲勝會作讀之覺
有此嘉勝當從溫敎寓名篇末亦私幸多矣但
恨絶域之客憔悴杳然老人私有著述數篇非
相對不可發皆自警之辭

與朴安邊信圭

專人遠問遠途窮峽且貺遺甚厚古人之義得

見於今日令人感嘆無已老僕年壽支離人事亦支離復見八十八年花開草長此有物者之戲劇耶昏耗不足言歸化已迫此訣語爲國益加努力不宣

答趙癡教咸鳳

戀綠之極一書千金令人喜感俱至話辱之來亦安知合簡之增一倍也何嘆之爲山居窮僻無由一相對開暢臨書增鬱陶珍飯自愛西江紙當副所望不宣

與許廷仲玉

相別已逾月而憶何殊來路馬踏傷足三月又瘳至今立則酸疼不止一步二步良苦秋氣已入園林日夕清氣足以忘病無事終日讀易雖有所見無所開話此時手札如相對慰懷滿滿不宣

與李生澤

阻隔得手翰如相對晤語喜情無窮前者寄示文字人之執謬不悔至於如此徒以多言務勝此不足辯也又況攻人之機愈往愈甚此係世變氣數所驅長歎奈何自前月患脚腫今纔濃

潰而氣血已衰完復難矣有所著數語在亂藁中病卧不得搜出當待相見遲速一叢古文書待已久奉付来便但久旱有雨不免沾濕是慮病卧僅草不宣

又

手札之来足慰戀繆老人避病無異漂泊今返舊棲深秋寥慄之感不宜悲苦之人觸物凄凉萬事孤獨亦奈何所教甚厚安敢忘也年迫就日手足麻木耳聾益甚人事昏憒此皆不久之兆奈何近有數篇文字可告於同志之友而寄

無由相對面論可恨南中書有便傳送幸甚不宣

又

伯氏遠來暖日茅簷連日晤語此寂中無限好事所欠吾友不同此耳老人無事如前歲律已窮得見八十五年甲子只隔一月旬朔裕啓人世如是支離可嘆可嘆不宣

又

閉戶三冬無異坏戶虫歲律已窮又得八十七年節候人生亦豈無窮已也數亦將窮恐吞蟄

無音三復手札喜感無已珍重自愛不宣

又

別思依黯專書継至慰感如何罪至前黜之後更不聞加等罪名方惶恐待 命耳非非姪兒上京想相訪矣頃聞諸君有意外事云此大不幸徒激世變千萬善思至幸此時遠道相從雖跡不好亦善思之可也愚意如此此非妄言謹愼之道當然不宣

又

書來始知鄉居之計固得意而遠別可嘆自此

消息亦渺然死境此別不可言欲何奈何先生
文集修正事甚難而書疏以下尤難不得下手
猥加標別并文集序送之倉洞金君處矣眼病
苦重僅草不一

與宋進士錫祜

行便阻絶戀仰無已日氣漸寒起居何如僕自
前月耳聾卒重衰氣益昏閉門累月益無人事
白雲秋景徒付夢想可嘆奈何烏巖君未知還
来耶傳聞往原州已久想已歸耶不得聞消息
此亦聾廢中一事嘆如之何聞李參議蕤於朔

寧扶病往吊嚐即還謹此問候

又

專人之問感佩無已朝已專送人想已入山中

當空返矣十五日與鄭生華嶽期相待於鳥江

值雨雪竟失佳會議爲人事之大欠恨近患耳

聾猶不甚自貽日全塞不聞不可以此書入不

得出房戶厚擁調治七十治聾萬不近似而猶

望萬一之幸亦妄矣呵呵悵望蕭寺不勝鬱陶

誰與言此懷也耳目爲人之大用而耳已先死

無可奈何

又

雪中意思悄然寒苦意外手札至靜況孫重慰豁如何況臘梅消息令人發興希仲出贅蓋諭白雲深峽還歸江上幸無恙此人超脫氣趣可愛僕念中幸無事家兒有救拾事遠向湖外賸間當還恐未歸寒梅早謝無奴馬故有此慮也呵呵珍飯加愛不宣

又

伏承惠復書感慰如何佳辰之會無有雪景如畫圖病不能赴爲平生大恨對人言語不聞無

異乎死此生老來尤無味㥋悔之諾喜心足以忘饑紅白何擇惠教如此無以為謝送魚焉又送大𧝓布覆一盆令無觸落新薑大幸也生蛤之惠益感至意病中欝陶願一拜何可得也

又

令胤遠訪袖傳情札感戀萬萬殘暑甚酷如在烈炎度日良苦良苦待秋氣漸涼可以匹馬從遊兼賞山水之趣可展無限所懷方患濕瘡尤苦滿筐佳菜足想田園之樂

與人

仲春雪不止悄然不得生意作客良苦前往魚
登朝已返矣奚不及奈何仍入檜巖從山路一三
蓀嶺留一日敘話此時思左右尤多別來更以
花動草綱為期仍言白鷺洲前年大水水益廣
沙益明春和日長增一倍佳趣二三適有事於家
廟直還舊栖連有祀故仍留耳謹問候不宣

答南宮參奉德

承問慰謝老人病未快尚此遲滯悶苦奈何今
已過八月一旬發行似當在望間耳苦苦啓
廟領慶下日於十五日耳罪人加律事兩司初

以今日論啓而今姑停之耳此因論禮之說一旦
於極罪而與護送者差間而物議太嚴如何尹
白湖則以推問然後議輕重處之以此欲立異
云矣

又

山峽積雪無人處遠使奴饋以食物此意無
以爲報大恩之後得見積阻面目則可爲天
幸學宮大禮皆是關世事議論不敢到吾友之
禁孫爲陳慄此役之事亦不可知奈何

又

書至得新年之信喜不可言書中事爲吾道之慶耶抑非慶耶不須說待相對說破可也魯齋事魯齋何以知之不知則有此事無怪不可與辯須待知者知之苦待方伯議啓嘿嘿以待雪寒歲後尤甚手與筆俱凍僅草畧不敢名朴公之議獨有此議耶

答韓掌令涇仲澄

手札遠來喜幸百倍峽中苦寒尤無人事此中益覺珍重意頓首頓首山居無事日月閑暇無非 聖化名所居室曰 恩居以自娛樂今歲

律已窮新年甲子隔一月旬朔人世八十五年客支離可歎可歎益加珍重不宣

與權監司偕

布政起居何如比使又至想多事自倍頃聞宿患復重今已復常耶仰慮不已老僕入春尤衰敗此不足怪意外　乞命累下病閑不以事自期而心不安如何尹判書以魯陵復位事問於老僕僕以仕本朝老論此事未安之意答之而以此見忤可歎可歎從兄遺文編次以送與李教官所論不同須裁擇何如付標二卷李教官

所定者也以此開刊亦何害但序文有一二段處示之幸甚世變無窮此事甚忙失此時則不成可慮可慮善攝痊安是祝不宣

又

老人離羣而索居久矣來教使人大懸入京已兩朔病入沉痼亦五十餘日人事亢亡有相議事亦何由會合奈何雪翁遺編來示是也遯溪之號在前甲子今已六十餘年觀雪晩年之號文集果似太全遺編太畧在諒處此事敬甫終始專主欲不違其意故云耳然所教得矣敬甫

必不異議也老人待病少愈當歸死故園 上
之僻而許之矣寄惠數種海物深謝深謝病中
僅草何能一一茶期不遠幸延數月之命此生
相見可期不宣

又

令書遠来寂中喜感百倍滿紙手墨皆是顔面
如得良晤於積阻之中此心此懷何可盡言前
書不與人間事警誨深切而陷於幾察而蹤跡
鬼怪如此事自古而然遂決意而不止可嘆可
笑固知無益之空言而又連及多人蓋真意欲

已足奈何田園閒暇則有之而。天威震動安
敢自安世道至此不知所税駕也亡兄遺稿已
得刊畢喜感不可勝言世孫祭文來教識悉矣
敬甫之意如此而老人則不以為欠恨矣息柔
各種感領盛意無以為喻久旱餘陰雨如此恐
爲極備之憂無所不慮苶期不遠還朝不久而
老人年歲窮矣所居深僻此生會合無期是可
嘆也奈何

又

在漣上時聞令監病患極重驚慮可言入城後

見權大諫始知少愈深以爲慰矣老僕入京一日悪時行感冒之疾不食苦痛今七日不瘳兒子爲李台瑞所誣陥被繫元情後有本道查覈之事决未遠矣奈何即見手墨宛然相對良晤喜不可言近日時事世變不可勝言老僕肅謝後即引見後病勢如此魚水不改而見棄於世久矣幾察如舊賤疾少愈則當辭歸歸田里才一年其間人情世變可爲寒心奈何奈何所惠各種感領盛意從兄遺稿與李教官所抄不同老人私抄二冊送之至於公公裁擇雪翁遺篇

四字以遯溪先生文集跋之可也此李教官之意也卷末不可無跋文敢請挽詞祭文亦當揀選入梓而恐役煩不及此亦李教官之意也裁擇如何文字誤處必多果如所教細覽幸甚病中僅草善爲調攝不宣

又

辭朝想不遠數日來秋風益高木落寒標之感況垂死送別之思乎悵然何已老僕人事耗敗居此亡知無日與化歸盡於入世已足復何可言念世道無窮益加努力相愛之望也不宣

又

惠書如得良晤喜感如何老人入春来尤衰毁眼病漸劇視物益昏華甚則當盲開眼能見天地日月已八十七年今此之疾非少年一朝之廢視不足恨且嘆也職名已得辭謝耶山中春物甚佳此時思想良多所付書與冊可傳金大措處否金君必来問矣封中有所着文字亦見善矣有不可處則雖留滯不即傳還教幸甚不宣

又

未知仕履何如得前後兩書慰感可言老僕還鄉後幸免劇恙眠食少安示意果等郵意辭劄凡四上二一向勿辭未知此劄之　批如何還鄉適當此時蹤跡不好自歎奈何付諸流波說話此㷀無窮將奈何奈何田廬無事足以養病足以送老數日前事退思如春睡亂夢恨不早覺也無非暮境危險呵呵珍重珍重不宣

又

夜來調候何似譽則歸己毀則歸人恠然冒居厭聞人言然後乃去人事不亦可笑乎

與李生晋茂茂卿

人生八十年已極矣歸化各有先後此命也同歸造化不遠待此而已奈何自大病後日漸羸憊自知已得順境不以為恨耳雖苦奈何但恨阻隔已久何日不戀戀悵歎江上養鶴閒居三公之所羨慕不得換亦奈何末端事此時事勢或難便待秋大善但此人之在世亦待秋未可知

又

承惠復書謝感萬萬老人長在沉綿無一好況

近日城中風浪百丈一望無涯難於熊江細雨
微風捲鈎開歸吼哮奈何以　上候未寧扶病
出往亦私問東行定在何間望待不已

又

不過數日間炎凉之交如是神速天道不誣老
僕亦感風苦痛無患齒病甚劇今皆少歇元氣
大敗精神如在風烟中恍惚難狀不得任意出
戶閥苦悶苦江上之景間來病懷猶蕪苦待一
二日調治少愈當就叙無玩清秋霽景病中鬱
陶亦成一大病玉郎想已至矣伏惟下照不宣

又

是何病患連綿作客幾幾年無歸定期所幸行中無恙秋清之後温氣稍蘇知有還返有時何時訖舟脩讌相樂如前日也長書之戒皆是也但方外之論與當路者少異此何可言也病痾經夏入秋後積傷如初委頓無一日安樂悶悶奈何聞便還答忙不一一閑中萬福

又

聞還江上之樂喜羨無窮頃者為賞春燕訪寓所則已歸白嶽雨後山花盡落但哭未達李堂

之喪索莫可言欝蘆寧靜十餘日都待今月望
後還歸而今聞又一婢病所未知添不添而矣
所之困生一病也可歎便忙立草不盡

又

江上之趣如何再昨還家而氣力大困如經大
病悶苦奈何雨足田園之喜可想而況江亭霽
景如畫圖益用傾遡之至謹此奉候不宣

又

雨後江園消息令人發喜況青衣白葱滿筐是
知靜中滋味老人有何血盛而髮上坐膛脫巾

露頂終日塗藥物姑無效陽苔姜哀新自謫中
還哀故而不得往弔亦可嘆日昏人忙不備

又

溪上一石一木皆可娛玩都是得地中所樂令
人慕羨益多修幾多厚福而得此耶山人過此
又傳新札允如仙境事不宣

文石江崖

還陵大禮當前又有南北客此時又連兩公主
喪葬 國家事言之心亂木機極精此可以留
藏用之庭菊尚早江楓亦早兵恐嚴霜所殺此

心想同可嘆可嘆

江上高居

久不死至於無所不見反不如無子女者悲嘆知無益而感念或有不能自寬者奈何奈何身病沉綿日漸柴敗此八十入常事亦奈何左右為此悲苦相吊之言無非至情良為於悒亦復何言春來欲歸省先壠恐不得其便是可嘆恨也家兒既已下去想進拜耶便忙立草病臥不能一一

李生閑居

還逕後起居何如疾病已安耶陽坡雪消臨溪
閒暇之樂何日不思生又有　賜几杖之大禮
益用悚猥之至臨事忙擾不宣

熊淵別謝　李晉茂

昨日書頗有困瘁之意今日書深得快活之趣
令人得樂士貴操守不為事物所動非學不能
也如何佳石老僕初見如此佳品來書以索價
為不可輕視重寶則可守之不售而待價則如何
但待豐年則恐無價是懼耳呵呵

答李生晉茂

雪中見少友又得手扎喜感百倍而新元相賀
兼至江上氷消灘頭出舟此新春好消息令人
發興何時泥路少乾陽坡日暖得相對破積惟
此之企耳終日閉門風雪惱人千萬嗔禱

與小扶餘壁

相別隔幾年如老物衰白耗敗視聽皆變獨軀
殼未化耳每想吾兄閑居願養所樂如何耳儻
虛名誤身進退之難至此更無言者先系小冊
藏之久矣恐千里浮沉不敢輕送今逢昌樂之
行付上然後庶無恨矣何由得拜耶瞻悵何言

靜履萬福不宣

與李生云泰

蒙 息既得釋負出寓西湖事勢牽制予不即發程將留滯於此矣既已出城遲速當謝歸田里世道日難百巧亂人一拙所不可支難可盡言花草盞盆方待歸舟不宣

摘溪謝復

賢姪來訪備聞山川消息溪花盛開綠水長沙柳暗登岸麥苗滿野此最樂聞此中客思尤多萬事不如意去留俱難何時相對言此事耶尹

判書去國已遠吏曹此甚得所可喜李獻納不得於宰相削去仕版此則可駭奈何

楠溪草堂

手札至慰中喜極如何火餘六冊不如不見奈何老病有加無減亦常事何嘆之爲秋氣益高張翰江東之思尤切近來景色益不佳此時去歸蹤跡失此機則益難便不宣

楠溪靜案

三菊死五菊來空盆爲種足爲佳賞令人喜溢六月霖雨蒸鬱陋室尤甚如一人之苦北使未

知何事其行急則其事必急屋下之憂何益而未知廟堂之策如何萬萬所懷非相對不盡

又

書至慰感來并前日之晤如夢迨今耿耿日暖花曉步出前溪溪水盡於溉田草澤生塵甚無佳況黃藻誌云東夷之產而無因得見聞在行槖中雖藻處一〃多〃得見幸矣須持來見示大望也新禨惠意至厚深謝深謝

又

手札如得良晤天氣陰凝雪微悄愴令人不樂

何時相對開叙衆積閉戶終日益覺難懷不宣

又

暖餘得風寒擁爐達宵得此温袍修心自生項刻而入以變易如此可爲大慰呵呵何時相對叙晤呵凍草草

又

戀中得書如相對喜慰無父兒得生道已五六日矣但老人沉綿之病日甚奈何白湖被物議不出以明日大祭出仕矣此公以李扶不受恩點請問於 上不快於 上又請都摠府內

毀宮墻講武事 上不答被物議者此數事也
此公事每以有事為大業可嘆可嘆忙草不宣

又

前溪水滿入今年初見農夫喜樂但恐雨未霽
多水可慮昨昨見京書張叅議應一上疏言奉
審諸臣亦在審理之中言多觸犯云云奪官爵矣
家兒上京未還矣

又

得雨天心仁愛幸有悔禍之道何時更相對叙
懷耶良增欝悒不宣

又

移栽芳木新雨可喜亦想江上佳趣惠芰允謝
何時相見也數日不相見鬱陶鬱陶不宣

又

有霧雨如春盆梅吐蕊數分令人覺有生意可
愛此喜耶憂耶兒子再昨向白川雨中想阻滯
可念收納何時可畢耶苦鬱陶不宣

又

今日前年今日耶已化者茫然而徒使有知者
摧傷饋胙增嗚咽趙生是何人而又有此言也

聞之不樂此城中士耶苦待疾少間相叙盡

謝李生云泰惠醴酒

兒歸送酒酒味甚佳又不醉而足暢此設醴之義也深謝厚意何以則更得良晤即夕穆生

與人

既已移寓安穩否老僕滯雨曹溪發行二日至回龍雨後山水益佳此時思左右益切何時兩霽氣清共賞江山之勝言此懷也聞客使意到不知何事至此邑下之憂無益而長嘆何言

答具巽海翊

遠受情饋惠養之義甚厚無以為謝老人僅支病身而況綿日久順歸之途良苦奈何想新莅之郡風俗物情積弊因循者何事變通者何事為政得民心最善必已得其要略矣蓋必不宣

與韓進士五柘

雪後春氣覺暖靜中佳況自多今已離山中更不再計耶前者李氏數百里泥雨遠來深峽忽忽還別追思政如夢境依然穆憂愚纏綿家有死病日劇實不料至今無事愁憂困人既負溪上之約藹藹無一好意又送千里人益知人事

老境尤難奈何並書得觀無垠所賜多矣深謝
深謝謹還奉不宣

與趙生瓛

蕭寺遠送厚意無以報答兩中山水佳境追思
如夢裡尋盡别後無恙下𥘉老人冒雨跋渉今還
家數日耳記行數語設書以奉前草還付幸甚
戀戀何日不思

又

尊人惠書又有佳篇令人感嘆但稱道太過非
比老所堪任者無乃知人過誤耶非所望於吾

友如何老人年至耄荒乞退已遂今得所而歸化無憾矣田園依舊所樂不改而分外殊恩是大懼也待秋高氣清匹馬相過大善雨中山居深寂終日無人得書眞所謂跫而喜不可言椿府前問安不宣

與呂判書

頃者得聞大監有膝下之痛慕境摧悼尤有所不忍某亦嘗有此哀古人曰入不覆此境不能知此苦者誠深到語即者天寒台體何如某貌遂狼狽雖悔死及大無無前公私俱空坐視饑

孳遥遠罪責之来乃大得分顧無他可言懇懼奈何官益尊責益重為國萬重區區之望也不宣

與李生思讜

意外賢郎来訪亶慰之中又得袖中書筆跡字字皆平日面目對此嘆息良久不知所言顯卿自海上還舊棲耶老人夢寐外 恩命不得已来就都下而八十之人從仕豈有此理勢將進退狼狽不知所為也或數月不去則待春長日暖匹馬相訪古人千里命駕也是企萬萬難以

錄董書也予宣

又

入新正來侍奉學履何似穆自去年之春又遷徙在昌原此去海汀纔三十里可謂窮海之際海濱益無相知流落又已六年徙辛苦轉甚所學益荒廢聰明益惛耗毛髮益星星白矣可嘆奈何想賢沉潛旣久如有所得幸賜規警如相見顯卿幸傳此所寄書如何

答羅生斗春

承遠問慰不可言無以爲謝老人年窮而氣力

亦窮在世知無多日奈何入情危險處處皆然無樂地簡出入慎言語絶迹不預人事安樂隨身老人以此自勉耳亦以此勉人何如所惠窮訣所無口眼皆驚深謝深謝不宣

答金溥士學培書

某伏承惠書奬與太過使人大慙縣隱公某幸而得並一世恨不及門問學獲荷厚賜讀其行狀私心敬慕蓋如古人擴銘之托某以淺學加以耄老精力不及無以仰副厚望益用愧恨猶且姑留來狀欲熟復大君子嘉言高行以遂乎

昔顏學之徒未知以爲如何耳所編禮書雖未成書必有草本又遺篇在子孫者可從此得見耶無任望幸之至

與鄭參奉昌基

大喪悲遑之中奔趨供劇之勞益可想矣珍重一札忽又於千萬意外自念廢絕窮鄉誰更有顧問者哉此中承信不啻喜跫音萬萬厚意之可感嘆每想黑頭丹顏尚如前日強耶僕索居無聊贏得鬢邊白髮咄咄何可言不宣

又

聞避疫往江上云然耶此處新構蓮堂甚好蓮葉始浮園林綠陰生凉所交主人遠遊未返何時還返也老人衰敗已極无復前日人事奈何須及未化前相對是企前惠手札顏面在此喜不可言况有饋遺情物可謝鬧便回付此修謝不宣珍重珍重

又

即見賞梅佳作增一倍佳興雨後益覺春意滿室此時相見之思自倍瞻悵无已金剛杖尤合於春水溪邊如何

又

侍奉亞安六幸寄示諸文字頻慰鬱陶金水之賞令人發興但恐老人蹤跡不但恤自己而已亦有妨於他人不如歛跡自守冊與諸紙俱完璧將自此可憂事恐無所不至可嘆奈何何以相見也不宣一字甚煩恐泊人眼

又

更思之兩妄字及甚可怪也四字皆可改之事直而言遜君子所勉也一妄字如前敎用妾子期年之制大不可一妾字直去之書曰加之於

不當加之地當初議禮者亦改以當初兩宗之意以爲云云改處共四處必如此然後盡善而無悔彼雖有過吾何以有過須改之可也

與人

示遺舜元老人存問每及窮峽眷眷之義高出古人前受地産諸藥年老濱死得延喘息皆是藥石又有節扇之惠服藥調病揺扇度溽暑受賜多矣孰謂衰病人居此世無懽良復自笑感嘆無已年之大飢四方所同目之所聞見非飢餓死則癘疫死亡家死一完村死者不可數天

實爲之言之奈何益加努力以効方面之重區區之望也不宣

答朗善君俁

前年死病後精力全亡人事亦亡萬里行還又追聞有患厄而終無一書候問罪恨大矣即有下書遠來感愧交并不知所喻辱示古文兩帖千古剝落餘畫比之石鼓文尤蒼古爲奇玩萬萬福昌公子所托勤數至此敢不勉強老倦謹受而留之耳自冬前家大疫通一村死者至十餘人避寓窮谷困迫嘗所考閱諸書無一在行

箱返寂寥无所遣懷追思可恨待村里完事還
返舊栖可尋筆硯須以此還報幸甚前來印札
空册古文分韻此事甚大尚未成書此中又有
稟斷一二事而病人老死已迫將欠闕是大恨
也悚懼不備

又

初秋尚熱伏問台體若何某年來益多病氣力
衰死更何言喻前者賜示神禹碑聖人之蹟至
今三千七百年此何可得見須與趙龍洲共玩
各有作敢以呈奉古文韻略草本粗完裝幀此

歲不易積年始就老病瀕死不得自進於中草奉稟賤計如此送人城東謹此拜候

又

凍雨泥濘百里路何以得達拜別之後瞻溯不弛不但離思而已伏承下札驚喜之極益荷厚賜感激如何某僅支惛憒又見七十六年新歲月自嗟居此世支離完墓文敬修改以呈爲碑古文摸本挾在書法帶一丈并呈車馬已到永平雪消可求之興令人起想新正萬福

又

伻夏天時甚熱台體起居何如頃者遠臨窮峽
此義甚盛況寶篆古文松子異產行李酒懋義
出千古足以傳之爲遠使古事令人慕用无窮
不但私謝而已何可盡諭農家耕鋤无閑暇久
不專候懇恨大矣台體奉養萬福

又

山阿日暖梅萼溪谷足以發興適有遠臨之教
望待有日今已失佳期嘆恨如何前書玩讀不
置感幸如何寄惠數種皆峽中所不見之物謹
受无以爲謝前頭山中閑趣益多此中奉晤之

期勤企萬萬新元鶴福

又

伏承下書遠遊之餘風寒無節疾病之來深可慮也千萬慎重穆平生多病無他事讀書五十年今已衰廢久矣凡天地之大古今之故萬物之無窮心以為載籍可盡也中年從山澤之遊踰太白廐臣域應九域之墟以窮維火之極南然後覬然長歎向所謂天地之大古今之故萬物之無窮不可以徒讀得之也今王孫博觀曰方寄塞四千里應玄荒扶匈入碣石幽燕之墟

問古國遺風又出三韓之外遊三神洞登天王絕頂一萬四千丈天下之壯遊可謂極矣書中無限所樂竊謂瞻與之合矣益用嘆慕無已

答李進士浚景遠

每承記問而老人無人事又無行便不得一一還答無異無情懿嘆可言春天日長嫩葉佳花滿山皆然此時匹馬相尋何可得也良用鬱陶不宣

又

連日夜晤語既是寂寞中無限好事而別後之

思還不如不相見之爲愈老人衰病一操而溪
碉巖答足令人發興所喜者閒暇無事不宣

答李生緑

手札良慰別思日見世道日難交遊不如安靜
清談不如讀書才思絶等願惜寸陰毋忘先言
相愛之意也不宣

答許生桊

見寄近體詩一首讀之令人隕涕何命之窮厄
一至於此也羈身數十年困於縲絏已積歲月
無妻之突食古有之又移獄何事也頃者傳聞

訖事不及問因金丈始知傳聞果然而又得詩
此時此心驚嘆交集獄事已久家業敗盡又轉
移之際百事艱難歲寒已迫寒凍切身人情多
變欝欝久不伸理枉陷穽擬之途責望明明者
天理而已君平生好高氣不爲不義鬼神知之
天其使此人遭此事寧使窮阨而已也勉之勉
之

與權達川佰

昨日之拜夜來依取倍多入山山景甚佳恨未
賞之晩也此中又有厚饋連續人世果有揚[illegible]

鶴若是之奢也感拜無已食後即出山一齋後
之路車馬歷過之諸噹掃設以供

又

伏承下札不勝感激近者鞍馬之勞幸無病恙
殊切仰念之至病患幸止息而頃者有一人感
病大驚以為傳染更起得家於江上將欲移去
其感病者即起還復安定而因此欲過春於江
上之計耳江都之行伏想勞苦則有之緣近春
景令人發興佳兩邑塵園花始發此時壺酒之
餽無念窮巷之民極知仁愛之政足以忘飢不

知所侖

答盧生思聖

數晝夜良話為平生好古事何可忘也仍作山水之遊恨老病不得從後塵奈何遊華藏觀朴淵氷瀑下花潭泉石謁隱者祠仍向開京訪千古古跡尤可為勝事老人少遊摩訶岬今六十年追思如夢寐無覺別思依悵難言行複慎重

與李監司命雄

久未聞調攝氣體已就平復否傾遡無已頃者因往營下人附上候書竟不達而來奈何其大

病之後瘦敗轉甚精力隨耗酬應事物不能終日一日之内睡倦時幾半此豈久長之兆也當怡然聽有物者之所驅耳又何可歎八月來天氣益清黃稠文終遂遠遊之計耶近有消息否世變無涯波蕩日甚人生一會合相歡亦豈易期省峴尹督郵有少子與定婚於來月晦間而以遠客貧需大空欲專賴於故舊有情厚如令兄有勢力如令兄而不欲勉盡占人之義耶且欲邀婚賓而某貧不能供客願得自食之賓而簃思之行於道内供奉自具不以煩主人而醉

餽著惟吾令兄一人而無他茲欲奉邀而不知
者以為某忽略趕役於奉客則如何呵呵言甫
想已返故不為書所寓隔遠末由會面戀戀而
已餘具別紙不宣八月廿一日某拜

又

頹惰委靡散亂不可收拾固已久而事變之虞
憂孔棘且至如此地頭既奮發當事其所作偉
然而竟以謗去凡有血氣知識不至蠢蠢則聞
之豈不憤然發嘆其與比肩青紫瞻顧求媚竊
祿其身圖者不可同日道而頃日有人傳示令

公四月間辭職疏草泰然不有愠鬱之氣一發於詞語之端此古人所難尤令人愛仰無已忽自悲此生淪落渺然自此重逢豈可易期悵然悵然唯冀滲暑遠途行李慎重不宣

又

變亂以來萬事驚心寧不如不睹不聞奈何令公経年漠北備嘗辛苦凡所以動心忍性爲之加勉者既厚是固相愛者所甚望亦複何嘆令幸按節南藩方此師旅饑饉之餘民命危困愁痛未定之政賢才展布之秋幸加努力毋使古人

專善於往史其與哉冠束帶享富貴於太平之日事業不啻萬萬如何某幸不死舉族取食於宜春窮陬人事益絶頗專於古人餘緒恨不得聞規誨已久孤陋甚慚今適行過營下豈無願一相見握手叙亂離萬萬之情而出入營門甚怕煩猥然又豈若無情者也而過去乎爲之奉一書略布眷眷之思如巡到江右閭嶠西亂石溪水上領一顧窮廬使村童野老相語謂秙若許和父何人而能使顯者來呵呵云不宣

答權著作璵

前者遠臨厚意何可忘也佇然江上之別追思
如夢裏事又此手札之問如得良覿喜不可言
咄咄風浪無津不知最能者誰是良爲可嘆惠
筆老病無聊得此佳友深謝故人之賜不宣

記言別集卷之七終

別記 二